



龍門陣

· 话说「刘雨婆」

· 旧日蜀中多怪事

· 成都七品芝麻官

· 陈毅轶事

· 忆戴云

· 张善孖先生趣闻录

· 邓明安之死

· 欧洲乡情古风

· 画像（四则）

· 明大人升官记



1981年第4辑

总第6辑



张善孖先生画虎

龙 门 阵

1981年第四期(总第六期)

《龙门阵》编辑部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战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5 字数140千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7118.54

定价: 0.35 元

龙 门 阵

1981年第4辑

(总第六辑)



神官野史

4160060179

刘湘的“空军”	青	1
话说“刘甫婆”	奋 斋	5
旧日蜀中多怪事	龙在天	12
吴佩孚在射洪三台	敬文温	15
我忆辛亥保路运动	罗翥渔	16
闲话旧山西	何煜荣	18
成都七品芝麻官	吴绍伯、赵星洲	24

人物志

陈毅轶事	陈凤兮	29
为啥坐牢，为啥活了下来 ——访经济学家孙冶方	袁夏良	38
忆戴云	李	45
张善孖先生趣闻录	寒 雁、敬文温	52

农民起义英雄谱

中州传警号

——《白莲教起义》	蒋维明	57
-----------------	-----	----

谈古论今

不教一日闲过	董永仁	74
--------------	-----	----

梨园拾零

邓明安之死	曾荣华 口 述 戴德源 记录整理	76
-------------	---------------------	----

对联丛话

妙联偶拾	安徽绩溪 邵茂昌	83
拉杂记谐联	老 道	85

村学究笔记、诗话

- 如是我闻录.....天 君 87

山歌闻竹枝

- 近年成都所见.....余村民 90

探艺录

- 我这豆腐不结实.....蔡行端 91

- 画鬼并不容易.....赵志祥 94

- 仙笔仙姿.....邱俊鹏 95

鸿爪留痕

- 欧洲乡情古风.....伍 杰 100

- 雨城.....王加木 104

- 天国之游.....史 式 107

新聊斋

- 古庙鬼踪.....刘宗训 108

笑 林

- 嘴 劲.....叶 频 112

民间传说

- 画 像（四则）.....安徽滁县 姬树明 113
俞凤斌

- 明大人升官记.....刘长贵、唐文光 126

风土志

- 基诺洛克杂记.....庄孔韶 130

风情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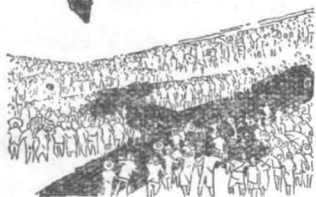
- 张苗苗斗豹.....辰 化 135

- 大圣慈寺的名画和铜佛.....朱寄尧 139

- 宝梵寺明代壁画.....冯光荣 141

封面题字 萨空了 封面设计 夏大正 尾花 李明德 蒋朝雄

刘湘的 “空军”



田 青

民国以来，四川军阀连年混战，各据一方，都想拚命扩张自己的武力，以图“统一”全川。三十年代初期，刘湘就独霸川东，坐镇重庆。重庆这地方虽然是四川的第一大商埠，且扼长江上游的咽喉，形势险要，但就全川来说，仍然是一个“偏安”的局面。因为省会还在他么爸刘文辉的手里，而且邓锡侯、田颂尧两支人马占据着川西北大片地盘，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刘湘实在不是对手。这对于野心很大的刘湘来

说，无异芒刺在背，弄得他坐立不安。身边的几个心腹幕僚，早窥透了他的心意，便向他献策，引经据典，搬了一些什么克劳塞维茨等等近代外国军事学家的理论，说是现代化的战争，已从“平面战争”进入“立体战争”，如要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必须依靠空军的力量。有了空军，作起战来，便如入无人之境，对付那些只靠步枪、机关枪作战的敌军，包管杀得他不但无还手之力，就连招架之功也没有呢。说得来天花乱坠，不由刘湘不点头称善，决定照计行事。于是积极筹划建立“空军”，一面派人出国去买飞机，一面从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重金私招飞行员。

首先，这买飞机的事，究竟派何人出国去方为妥当，却煞费斟酌。左思右想，都找不到一个适当的人，最后刘湘才想到他的老师，当时担任重庆海关监督的季叔平。此人早年留学法国，深通法文，对法国的情况比较熟悉，人也还忠厚，又与刘湘有师生之谊，只有请他去比较合适。

这季叔平虽说在法国读过几年书，但攻读的是经济学，对飞机的知识却是有限得很。不过既然是他的军长门生一再殷殷嘱托，也不好推辞，只得勉为其难，少不得打点一番，克日登程，先取道香港，然后乘“伊丽莎白王后号”巨型邮船迳往法国，由马赛登陆。

旧地重游，季叔平辗转托人找到一家法国军火商，说明来意。军火商见季叔平并非航空专家，对飞机完全是外行。这送上门来的生意，岂肯轻易放过，乐得赚他一大笔钱。当即满口答应下来，弄了几架早就该进博物馆的教练机卖给季叔平。季叔平也搞不清这些飞机的性能、规格，一古脑儿照单全收。双方签订合同，言明由法国方面将飞机运往四川，并负责安装、试验无误，这笔交易才算完成。法国人无奈，只得花了些钱请得一个英国籍的飞行员和几名安南机械士随机同去重庆。

季叔平事完之后，又顺道去巴黎逗留了几夭，拜访了一些故友、同学，然后启程先行回国向刘湘复命。

这批飞机，本是刘湘买的私货，蒋介石如果知道，必定会在中途拦截扣留，招来许多麻烦。因此不敢明目张胆地运回，只得拆成零件，装在大木箱里，打上法国洋行的商标，伪装成普通货物，先由法国运到上海，再换上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到重庆，不到两个月，全部到达朝天门码头。同来的几名安南机械士，不几天便将这些飞机装好，一字儿摆在广元坝机场，甚是壮观。

刘湘亲自到机场视察，不禁喜形于色，大有不可一世之概。当下命令从笕桥私招来的飞行员试飞。这几个飞行员看到这几架飞机，心中不禁暗暗叫苦：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货色啊！既不是战斗机，也不是轰炸机，花了那么多钱却尽买了些教练机回来，而且还都是老掉了牙齿的破烂货，他们在笕桥练习飞行的飞机都比这好得多。还要试飞，这不是在玩命吗？无奈军令难违，只得硬着头皮爬上去。那知刚刚发动，马达就象患气管炎的病人一样喘个不住，勉强滑行了一段，还没有离开地面，已觉头重脚轻，似乎会一个筋斗栽翻过去。几个飞行员吓得脸色煞白，急忙停住。下得机来，走到

刘湘面前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军长，这些飞机不能飞行。”刘湘大为扫兴，还道是这几个人的技术不精，便问随机同来的英国飞行员是怎么回事？那英国人走上前去一架架飞机逐一检查，东摸摸，西看看，说飞机并无毛病，只是装配的问题，并登上一架飞机当场飞了一圈，才算把刘湘的心稳住。

三十年代初期的四川人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此事可早已轰动了整个山城。广元坝这几天比大年初一逛真武山还热闹，每日里从早到晚，人就象牵线一样地前去看飞机。刘湘也决定耀武扬威一番，要来一次“空军”大检阅，通令所辖川东三十六县师旅团长以上的将领都到重庆来参加成立空军的盛典。并邀集重庆绅商学界代表列席。

到得检阅这一天，天才麻麻亮，便有许多人从几十里外赶来，广元坝人山人海，把偌大的一个机场围得水泄不通。机场一边，张灯结彩，高搭一座检阅台，刘湘全副武装，领着文武官员和各界代表在军乐声中徐徐登上检阅台。机场上万头攒动，人们都带着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理睁眉睁眼地盯住飞机，看它如何表演。

一时间三番号吹过，只见机场中走出一个人来，就是随机同来的英国飞行员，二十上下年纪，精神抖擞地登上飞机，立刻马达轰鸣，卷起地面的尘沙滚滚，围着机场跑了一圈，然后腾空而起，直把在场的人都看呆了，不断发出啧啧的惊叹声。那英国人的本领也煞是了得，不但能上下左右飞行，而且能在空中翻筋斗，做出许多花样。刘湘此时那一种躊躇满志的神态自是不消说得了。但是尚有一件事，既然名叫“空军”，总不能在敌人阵地上光翻几个筋斗了事，还必须显示一点战斗的威力才行。刘湘便要英国飞行员作投弹表演。试想这种教练机哪里去找挂炸弹的地方？再说也根本找不到炸弹这玩意儿。英国飞行员心想如果不应付一下，今天恐怕下不了台。无可奈何，于是急中生智，反正是表演，就玩一玩给大家看看吧，权且用迫击炮弹来代替炸弹，从空中投下，也可以触地爆炸，收到同样效果。刘湘一听此计甚妙，即命人在机场中用石灰画了一个大圆圈，指定把炮弹投在里边。一面把周围看热闹的人赶得

老远，以为这样一来可以万无一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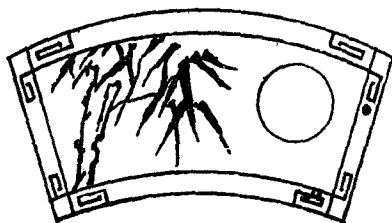
一切部署停当，英国飞行员重新登机起飞，右手握着操纵杆，左手提着迫击炮弹，在空中绕了几个圈子，总觉得不顺手。又担心左手把迫击炮弹扔不出去，碰着机舱爆炸，反伤了自己。于是换成左手握操纵杆，心想用右手投弹总要方便些。他倒还想创造一下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手投炸弹。哪知事与愿违，一向是右手操纵惯了的飞机，骤然间换成左手来操纵，马上失掉平衡，只见飞机在空中忽起忽落，摇摆不定。正当下面的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空中之际，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黑咕隆咚的东西已自空而下，大家还没有回过神来，只听得天崩地裂一声巨响，这颗迫击炮弹已在人丛中炸开了花。这一下可闯了滔天大祸，登时血肉横飞，人就象崩山一样地向四处逃窜。检阅台上的刘湘，也不禁大惊失色。正是

空军尚未破敌胆

已使军长下掉魂

欲知后事如何，毋须下回分解。因为结局很简单：事后检点，当场死伤一共三百多人，只得在附近挖了个“万人坑”，草草安埋了事。死者亲属也无可如何，谁叫去赶热闹，活该！至于那位英国飞行员呢？最初是在众人的盛怒之下，被五花大绑地绑了起来，押回重庆城里。旋即就由英国领事出面引渡过去，遣送回国。因为当时帝国主义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还未取消，根据“领事裁判权”的规定，外国人任凭犯了什么罪都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就连独霸一方的堂堂刘军长也奈何不得，说起来也真令人浩叹！

题图 曹辉禄



话说“刘甫婆”

斋

几个退休老头，闲来无事，总爱凑在一堆摆龙门阵，一壶清茶，几支香烟，天南地北，随便聊聊，倒也乐在其中。尤其那个魏老爹，见多识广，博闻强记，装了一肚皮的稀奇古怪；又加天生一条妙舌，虽然门牙已不关风，但却能把一件小事，讲得来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大家都喜欢听他的。

有一天，云淡风轻，老头们又在一起闲聊了。魏老爹突然问道：

“你们晓得刘甫婆吗？”大家茫然。“刘甫公呢？”有人开腔了：

“这我晓得。抗战时期，我在成都住得久，听到有些人喊那时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叫啥子刘甫公。是吗？”魏老爹哈哈一笑说：“对呀！俗话说公不离婆，秤不离砣，有

了刘甫公，就少不了刘甫婆。今天我就来摆个刘甫婆的龙门阵。”

刘甫婆，娘家姓周，和当时寻常百姓家的姑娘一样，原本没有什么正式名字。嫁到刘家，也只叫“周氏”。还是后来刘湘官渐渐当大了，觉得自己的太太没有个名字不好，才请甘典夔老师爷给她起了“玉书”这样一个芳名。这样，“周氏”就变成了有姓有名三个字的“周玉书”了。

稍后，又想到《民法》有明文规定：“妻冠以夫姓”。于是三个字的周玉书又一变而为四个字的“刘周玉书”了。

又因刘湘表字甫澄，他成了“西南王”后，有这么一些碌肥的

人，称他为“甫公”，妻以夫贵，男的既称为“公”，岂有女的不称“婆”之理？还有，四川“甫”“虎”同音，这个刘周玉书有时的确也有点横蛮泼辣，称之为“虎”，谁曰不宜？于是口口相传，把刘周玉书喊成了“刘甫婆”，她的真实姓名倒渐渐隐去了。

刘甫婆和刘湘是童子结发。到刘家后，确是起早摸黑，勤扒苦做，一文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边用。刘湘去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她一个人支撑门户，孝养公婆，还把绩麻纺花凑起来的钱，两百文、三百文地带给刘湘打零用。就是后来刘湘发了快，把她接出去了，她还是穿件老蓝布衫，蓄着一个大耙耙“毛纂”，自己浆衣洗裳，烧茶煮饭，不象有些太太那样，呼奴使婢，打扮得妖妖艳艳的，因此，颇得亲朋的称道和刘湘的敬畏。她把刘湘也管得紧，终其生不敢讨小老婆。刘湘刮来的钱，她拿去买田地房廊，买得太多了，嫌旋写买契麻烦，就印了很多空白的，买时填上一张就了事。她家大邑附近几个县的田地，差不多都被她买遍了。

抗战以后，她还学会了做生意，买卖粮食，贩运烟土，啥子都干，很发了点“国难财”。刘甫婆又成了川西坝子一个“女财神”。

这且按下不表。

且说刘湘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一、二十年间，由排连长而营团长，而师长、军长、督办、省主席，手里有十几个师，成了一个大军阀，割据四川，根深蒂固，连蒋介石也奈何他不得。

1937年，就是民国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日本人打起来了，蒋介石声言“抗战”，在南京召开所谓最高国防会议。“抗战”这顶帽子太大了，没有人敢公然反对。所以这次会议，就是平常请不动的人如什么李宗仁啊，白崇禧啊，阎锡山，龙云，刘湘等等，都只好乖乖地亲自去参加了。会上划分了战区，派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只得离开四川老巢，到苏皖前线督战去了。

刘湘一出川，蒋介石马上宣布“迁政府于重庆”。刘湘晓得中了蒋的“调虎离山”之计，心里已很不踏实，偏偏自己的部队又在安徽广德打了个大败仗，师长饶国华死亡，他很怕蒋乘机追究责任，于是“病”了。

既是病了，蒋介石便把他送进汉口协和医院治病。没有几天，不料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司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忽而突之在汉口被蒋介石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枪毙了。刘

湘大吃一惊，接着也就死了。

刘湘之死，有人说是吓死的；有人说是被蒋毒死的；有人说是吞金死的；有人说是确实是害病死的。不管说法怎么样，总而言之，刘湘是死了。

刘湘死了，蒋介石当然知道，便吩咐侍从室打电报给四川省政府，通知刘的家属来汉奔丧，搬运灵柩。

四川省政府秘书长邓鸣喈，是刘湘左右掌鹅毛扇的人物，接了这个电报，急得六神无主，一急，

“树倒猢狲散”，刘湘死了，自己何去何从，前途渺茫莫测；二急，刘南婆有点胡搅蛮缠，自己已领教过多次，眼下这个丧，怎么去报？想来想去，把甘师爷请来，这时甘师爷已是民政厅长了，两人商量了一阵，认为还是把电报压下为好，只说南公病危，不说已死，让她到了汉口再告诉她。

两人商量定了，甘师爷悻悻惶惶地径直来到刘南婆那里，不假寒暄，双泪直流，哽哽噎噎地说：

“汉口……来电，……呃…南公…呃…南公病危。……要夫人呃和少君……前去侍疾。飞机已经准备好了。……看来是…呃…很不好，…恐怕……呃，已经……呃…，请夫人保重！……”南婆听了，好似五雷轰顶，一面啼哭，一面慌慌张

张地收拾行李，急忙带着刘世英、刘世哲两个儿子和几个“贴心豆瓣”，由成都一溜烟飞重庆；又由重庆一溜烟飞汉口。

这时，报上已公布了刘湘逝世的消息，还刊登了黑框遗像。这下子刘南婆什么都明白了，哀痛欲绝，水米不沾，不用细表。

刘南婆一行到了汉口，自然有人接待，并有能说会道之人，掉其三寸不烂之舌，极其婉转而沉痛地把刘湘生病、治疗、死亡的经过作了合乎情理的说明。不仅如此，还让她在好多达官、显宦以及夫人、小姐的陪同下，抚视了鲜花围绕、松柏复罩下的刘湘遗体。不消说南婆是抢天呼地，哭得死去活来。两个儿子在侧边愣头愣脑的，不知所措。

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接见刘南婆。在座的除了宋美龄外，还有陈诚夫妇，张群夫妇，吴国桢夫妇等人。南婆形容憔悴，低着脑壳，和两个儿子坐在一长沙发里。

蒋介石先开口：“呃，刘故上蒋，……呃，公忠体国，……呃，呃，积劳成疾，呃，不幸病逝。呃，……我们，呃，很悲痛。呃，希望刘夫人，呃，善自节哀，呃……”话刚讲到这里，刘南婆忽然把头一抬，“杏眼”圆睁，脸红筋胀地冲着蒋介石道：“报告委员长！我的

人是怎么死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些都不说了。我的人不死是死了，空话少来，我向委员长提出几个要求”，指着坐在她侧边十多岁的刘世英说：“由他继承他老子的职位，当四川省主席”；又指着还小一点的刘世哲说：“这个马虎点，当个少将。第二，给甫澄修一个象中山陵那样大的坟墓；第三，办甫澄大学；第四，发治丧费十万元，还要在四川各地开追悼会……”话还没有讲完，蒋介石喃喃自语：“呃，这叫啥呢？哼！哼，这叫啥呢？……呃，叫世袭，是封建，……呃，我们是民国呀！……呃，这……”

好个刘甫婆，真有两下子，见蒋介石有不允之意，突的把头一摆，不知怎么大把把“毛纂”就散开了，披着头发，就地一滚，数数唱唱，条声吆吆地大哭起来：“呜呜，……我的哥呀！你活鲜鲜地出来，硬邦邦地回去呀！……呜呜，你死得不明不白，你死得遭孽呀！呜呜，……送终亲人都没得一个呀！呜呜！我的人呀！你丢得我们娘儿母子好苦啊！呜呜，你看什么都没有人管呀！……呜呜，我的哥呀！你不要闭眼睛罗，呜呜呜，在黄泉路上等着我们娘儿母子啊！呜呜……”，两个儿子，好象训练过的一样，也在一边张着嘴跟着干

嚎，蒋介石摸摸光头，站起身来：

“这象话么？”眉头一皱，悻悻然自个走了。

蒋介石走了，自然有宋美龄，还有那些夫妇给他收场。他们做好歹，左说右说，东劝西劝，总算把刘甫婆诓回住处去了。接着，双方又紧张地进行幕后交易，经过多少次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刘湘国葬，两个儿子挂少将军衔；在成都开追悼会。

交易既成，刘湘的灵柩，装上了楚豫军舰。在甫婆母子和几个“贴心豆瓣”的护送下，由汉口直开重庆，再由重庆起旱运成都。沿途逢州州接，过县县迎，野哭路祭，样样俱全，倒也十分风光。刘甫婆一路上也少不了烧香换水，行礼如仪，不在话下。

再说刘湘灵柩到了成都，自有那些军政大员郊迎十里，扶柩进城，安厝在文殊院内，大办其丧事。

一时铺天盖地的挽联、祭幛，内七层、外八层地挂满了文殊院附近一、二十条街。文殊院大门口两边，吹鼓手、军乐队、呜呜啦啦，不时奏出哀乐。院内两厢还有好几百名和尚、道士、尼姑、端公，做的做法事，念的念经，钹儿、磬儿、锣儿、鼓儿敲个不停。灵堂里面，松针铺地，白绸作幔，四壁也

挂满了当道诸公送的挽联。灵台上摆着一张刘湘放大的遗像，遗像前面还立了一块“故上将新近显考刘公讳湘字甫澄老人之神位”的灵牌子。灵牌前面，香花、水果，摆了一桌。香烟氤氲，神烛通明。刘湘的灵柩，放在白绸帐幔的后面，红呢裹棺，上盖缎罩。那时还不兴送花圈，但灵柩的周围，却堆着一簇一簇的鲜花，俨然成了一座小小的花山，使得绕棺悼念的人，也无法接近。

祭奠的人，去一拨，来一拨，车水马龙，热闹得很。把那些知客的，散孝布的，发谢帖的，倒茶水的，烧水烟的一个个忙得团团转。刘甫婆虽然没有读过孔孟之书，但也颇识周公之礼，和两个儿子一样，穿着麻布孝衣，戴着纸糊孝冠，在吊客里往来应酬。那十多天确实是够她老人家受的了。

大出丧的头天晚上，举行公祭。刘湘的“高级将领”什么“唐莽二”、王缙绪、“范傻儿”、“刘神仙”、潘文华、李根固、陈兰亭、“周疯子”、廖泽、傅真吾等等，大概总有二、三十人之多，在刘湘灵前俯首肃立，七长八短地站了两排。刘甫婆率领着那两个“少将”儿子，披麻带孝，手拿哭丧棒，匍匐跪在侧边陪祭。

“上香”、“献爵”、“献

饌”既毕，礼生正在抑扬顿挫，拖声唉气地诵读祭文，还没有读到“哀哉尚飨”，只见刘甫婆“虎”地一下站将起来，举起哭丧棒给“唐莽二”劈头劈脑就是两棒，当“唐莽二”还没有意识到是发生了什么一回事的时候，又见她拦腰给“范傻儿”一买卖，随即向王缙绪屁股上猛的一戳。这时，这些“将领”才明白是甫婆打起来了。好象炸开了的米泡一样，纷纷四散躲让，好在灵堂还宽，尽有周旋余地。只是“刘神仙”在慌忙中，脚拌着了桌子，把祭品掀倒了一地；神烛撞灭了一支；灵牌子也震得差点弄倒了。

刘甫婆披头散发，边追，边打，边哭，边嚷：“……你们这些砍脑壳的哟，太不争气了呃！呜呜，把甫公活活整死了啊！呜呜，呜呜，……这下子你们安逸了吗？呜呜！你们去升官发财哟！……呜呜呜，老娘这一家怎么台啊！呜呜……”，这些“将领”，面面相觑，十分狼狈。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真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不得开交的时候，只听外厢王陵墓的声音：“啊！对不起呀对不起，来迟了啊，失礼得很！一个客人硬缠倒不放，耽搁到这个时候才来，对不起啊……”，说着，

知客的把王陵基引进来了。王一见这个场面，心中明白了一大半，便沉着脸道：“刘太太，这太不成名堂啦！俗话说，‘怪人不知理，知理不怪人’，甫公仙去，怪得大家吗？大家来公祭，是客哩！象这样待客行吗？我们都是甫公多年的袍泽，你说，能丢了你们不管吗？这样闹，传出去说起好听吗？……”

这个王陵基字方舟，嘉州人氏，性烈嗜杀，老百姓称他“王灵官”。此人原本乡曲一秀才，光绪年间，弃文从武，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当教官兼日文翻译，与刘湘有师生之谊。后来在刘湘手下当师长，又很立了点战功。因此，刘湘特别敬重他。刘甫婆虽是妇道人家，却也懂得“尊师重道”，所以尽管平时对别个部属是咿咿哇哇的，但在“灵官”面前总是恭恭敬敬，不敢转痰。这时，她见王陵基发话了，泼劲就蔫了半截，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众“将领”也趁此机会，一个个阴校校地溜之乎也。

大出丧后，刘甫婆也确实舍得花钱，给刘湘修了个墓园。还花好几百斤铜，在园内给刘湘立了一个铜像。不知这个铸像的铜匠是手艺不过硬呢，还是有意磨戾刘甫公，把铜像的脑袋、躯干、四肢铸得

来极不匀称，看上去不象一个威风凛凛的“上将”，倒象一个鬼鬼祟祟的小偷。好在刘甫婆不懂艺术，以为只要有这么几斤铜，就可以使刘甫公流芳百世了，所以也没有听说她老人家为这个铜像发过什么脾气。

魏老爹把胡子一抹，端起茶来喝了一口，接着说，甫婆不光是给刘湘修墓园、立铜像，还拿钱出来办了个甫澄中学。我有个朋友在这个学校教过书。据他说，无论经费、校舍、设备、师资，甫澄中学都算是成都第一流的。那时，刘甫婆虽然忙于囤积居奇，买卖金钞，但她还是自任这个学校的董事长，刘世英、刘世哲也在这里读书。

这两个“衙内”，不知天高地厚，有时还挂着一块金板、一朵金星的少将领章，扬歪歪地伙同一些恶少在学校打进打出。把一些同学惹烦了，有的指着背脊骨骂他：

“扬些啥子？老子是他妈一个祸国殃民的军阀；娘是吸血鬼，发国难财，……”两个宝贝听了，如数告诉了他的妈。甫婆好不毛燥，一车坐到校长室，要集合学生训话。校长推说正在上课，不好召集，有啥子事给我讲行不行？刘甫婆更火了，大声说：“我要亲自训话，还上啥子屁课？赶快集合！”校长见她黑脸嘟嘴的，知道来者不善，只

好叫司号的吹紧急集合号，把全校师生一起赶进了礼堂。

甫婆一上讲台，开门见山，尖着嗓子干嚷：“你们天天军爬、军爬（军阀）的，老娘爬了哪个的么妹不成？”甫婆当了学校的董事长后，大概也赶忙读了点书，讲话也居然抛起文来了：“好象孔夫子在哪本书上也说过，‘临财母狗得，临难母狗免’（临财母苟得，临难母苟免）。母狗也可以得财，老娘未必连母狗都不如？将本求利，做生意赚点钱，又哪点要不得？你们读书的不好好读，教书的不好好教，还骂起老娘来了，把老娘惹冒了火，把学堂关你妈的，看还骂不骂？完结！”台下哄然。在一片笑声、喧嘩声、“母狗”声、“老娘”声中，刘甫婆气呼呼地乘车而去。

魏老爹摆到这里，笑咪咪地向大家说：“刘甫婆乘车走了，我的龙门阵也摆完了。”拱拱手说：“献丑！献丑！”

大家哗然。“我们正听得过

瘾，怎么就完了？你在卖关子吗？请你抽支烟好不好？一定还有下文。以后呢？以后甫婆怎么死的？”魏老爹说：“莫急，莫急，好好，我来凑几句，给这个龙门阵栽个尾巴，行吗？”

抗战胜利后，刘甫婆在成都还是大做其买卖，翻云复雨，操纵物价，整得老百姓喊皇天。当时的省政府也把她没得法。

解放军打进四川了，她晓得人民是不会放过她的，便包了架飞机，装满金银财宝，带着她那两个“少将”儿子，逃到香港去了。土改时候，大邑县农协会，还在四川遍登各报，限刘周玉书克期回家减租退押。

至于她逃到香港后，又搞些啥子名堂，那就不清楚罗。时间又过去了几十年，刘甫婆大概已“寿终内寝”了吧？让她在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滔滔浊流中，象渣子一样沉下去吧！永远沉下去吧！

题图 卞小工



蜀中多怪事

龙在天



崇德报功，立祠奉祀，这是中华民族对立德、立功、立言的圣、贤、英、哲追怀崇敬的表示，各地多有忠烈祠、乡贤庙之设。例如诸葛亮有武侯祠，灌县李冰父子有二王庙，杜甫有草堂寺等。而反面人物在一时当权之际，也会有祠庙之设的。明朝奸宦魏忠贤在全国各地建有“九千岁专祠”，镇压石达开的骆秉璋有“骆公祠”，国民党大特务戴笠在重庆渣子洞有“戴公祠”，这些人物忠奸功罪之不同，而其流芳与遗臭，当然也就各别了。尤可骇怪者，解放前四川还有两个为土匪建专祠的故事，闻之直令人发一大噱。

金堂县的赖金廷，是川西好多县都闻名的大土匪，从民国几年起，由小土匪而发展为大土匪，拥有人枪数千，横行金堂、什邡一带，抢掠杀戮，为非作歹，抱童

子，拉“肥猪”，派出小股匪徒，各处抢劫，陷数县人民于水深火热中，历十余年之久。

民国十四、五年间，邓锡侯派出清乡军数千人配合民团，分数路进剿，两三日的战斗，击毙一部份，招降一部份，溃散一部份，最后在什邡红白场将赖匪金廷击毙。盘踞数十年的巨匪，一朝清扫，真是大快人心。这几县的老百姓以为从此乡里平静，可以过一下清静日子了。谁知军队一走，地方刚刚开始恢复正常秩序的时候，赖匪的侄儿赖华山出面招集溃散余匪，逐步扩展壮大，又有人枪数千，成了赖金廷的接班人，啸聚两三县边区场镇，打家劫舍，豪强作恶，较乃叔尤甚，并放出空气，要为叔父报仇，要将红白场的百姓斩尽杀绝，一个不留。其时红白场的地方势力不及赖华山强大，无力与抗，多次商量对策，最后乃邀集附近各县有名袍哥出面调解，杀猪宰羊，酒宴数日，最后商定，由红白场出钱，在什邡康家渡赖匪金廷老家，修建“专祠”一座，名曰“赖公祠”，每年春秋两季，由红白场派人举行祭祀典礼，宴请赖家亲属。报仇之事，才告了结，祭祀一直搞了数年，直至抗战前夕始停止。现在“赖公祠”已改为交易场所。

真是“无独有偶”。大约在民

国二、三年间，荣昌也出了一个巨匪邓鹏程。邓是荣昌县安福镇人，青年时以有胆有力著名，在这个场镇上，常常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次县城里一个把总之类的官，带了七、八个兵勇，到场上来催租查案，地方上的人已经把他待为上宾，招待了好几天，而这位把总大人临走时借故要地方为他筹款一百两银子，地方上一再向他要求减少，最后还价到八十两银子，他答应了，但要立刻兑现，推迟一天都不行，而他带的兵勇更是格外勒索，要这要那。不知谁人把这事传到邓鹏程耳里，他一时火起，跑到那位把总的住地，放声大骂，这些兵勇，见他辱骂自己的长官，一拥而上要打他。这时邓鹏程抓了两根板凳，挥舞如飞，向这七、八个人打来，兵勇全不是他的对手，一个个打得头破血流，最后他一板凳向这位把总甩去，骂道：“狗官，你要钱，到老子的刀尖上来取！”声如霹雳，两目圆睁，说时把腰间的牛耳尖刀，哪的一声钉在这把总的住房门上，扬长而去。这时看热闹的人，掌声雷动，欢呼邓鹏程：好的！吓得这位要钱的把总，狼狈而去。从此这位年轻的邓鹏程便驰名遐迩了。

古人说：“侠以武犯禁”，从这事以后，地方上的流氓无赖，便